

父爱如灯 照亮我前行

□ 李剑锋

我的父亲李国旗，别名李杰栋。1948年生于河南平舆县西洋店镇后岗村西李庄，2025年4月25日，安然辞世，享年78岁。父亲这一生，朴素平淡，饱经世事风霜，父亲生而平凡，却坚韧不拔，用一辈子的正直仁善、勤勉担当，为全家立起做人立身的标杆，为家庭沉淀下清正深厚的家风。他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时代同向而行：年少于寒门苦读明志，青年赴边塞戍守初心，中年扎根乡村造福乡邻，晚年归田园居恬淡向善。半生躬身耕耘，一世本心澄澈，为后辈点亮远航明灯。

寒门砺志，笔墨藏心。1948年父亲降生在贫穷的农家，祖辈世代务农，常常缺粮少衣、困顿窘迫。他的童年与少年，是嚼着野菜粗粮、住在漏风土屋、穿着补丁粗布熬过来的。那时村里多数孩子上不起学，读到小学便辍学放牛、割草、下地，读书被视作不顶饭吃的“闲事”。可父亲骨子里向往学堂，祖辈也深知“不识字一辈子受局限”，咬牙挤出微薄钱粮，送他从小学读到初中。勤学让父亲练就了旁人难及的本事：一手工整的钢笔字，一篇篇生动的好文章。年少的父亲，成了西洋店一带小有名气的“文化后生”。少年磨砺，奠定了他不畏艰难、崇尚学识的底色。

塞外从戎，赤诚铸魂。20世纪60年代末，参军报国是无数农村青年的崇高理想。1968年，刚满20岁的父亲响应征兵号召，辞别故土亲人，远赴河北张家口服役，开启5年军旅生涯。凭

着踏实肯干、文笔出众，他很快被选调到机关，专职负责通讯报道，成了部队里少有的文眼兵。通讯报道是部队宣传的窗口。白天，他奔波在各个连队的训练场、执勤点，收集一线素材；夜晚，他独坐办公室，点灯撰稿、反复打磨。小到训练简报，大到部队总结、先进事迹，一字一句都反复求证。“落笔要真，做人要正”，成了那段军营岁月刻进他骨子里的信条。1970年，父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自此成了他一生的行为标尺。同年，他与母亲结婚，自此执手相伴，相濡以沫。1973年，5年服役期满，父亲脱下军装，带着军人的刚毅、党员的忠诚复员回乡。

扎根乡土，一心为民。父亲复员回乡后，被推荐进入大队党支部，之后20年间，历经人民公社末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体制调整等关键阶段，农村每次重大变革，他都身在一线、躬身实干。当时乡村发展的头等大事，是解决“靠天吃饭”的难题。全县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挖沟渠、修水塘、平整耕地。按照公社的部署，父亲牵头全村水利改造，历经数年分段施工，村内灌溉沟渠全线贯通，低洼地块平整连片，水塘加固扩容，有效解决了耕地旱涝无收的问题，粮食亩产逐年攀升。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村生产模式、治理模式全面重构。父亲挨家挨户讲政策、解心结，实地丈量土地、标记地界，所有分配标准公开公示，顺利完成全村土地承包

到户改革。

倾心育子，三代从军。父亲重视家庭教育。少年时吃过贫寒的苦，让他认定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命运。彼时的农村，同时供养3个孩子上学，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履职基层之余，父亲勤勉下地劳作、操持家事，所有收入优先用来交学费、买书本、顾家用。比起物质供给，他更重视言传身教的家风培育：以军人的纪律、党员的操守、读书人的踏实，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要吃苦耐劳、宽厚善良，要坚守底线、心怀家国，不贪私利、清白坦荡。受父亲军旅情怀感召，哥哥和我高中毕业后相继参军，延续父辈的戎边之路。今年刚大学毕业的孙辈，在高校入党后，主动追随祖父足迹，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三代人以接力从军的方式，把家国担当融入血脉，用实际行动守护山河安宁。每念及此，父亲眼中总闪着难得的欣慰。

归田园居，本色守心。1993年离开村委会后，父亲回到家，守着几亩田地、陪伴家人，开启务农居家的平淡生活。他心无杂念扎根田园，保持着一生勤勉的习惯，日子简朴清淡，内心却安稳平和。闲暇时，父亲常回忆军营岁月、基层往事，时常感慨时代发展、乡村变迁。他总告诫我们：“人生总有缺憾，不必执念功名利禄，一家人平安和睦、心底坦荡，就是最好的生活。”十几载田园光阴，父亲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淡泊明志、从容通透，在平凡的

农耕生活里，守住了一生的坚韧本色。

长期的操劳，慢慢透支了父亲原本硬朗的身体。2010年前后，心衰、顽固性失眠等慢性病缠身。此后十余年的晚年时光，他承受着病痛的煎熬。一辈子刚强好胜的父亲，哪怕身体日渐衰弱、彻夜难眠，也极少诉说病痛，尽量生活自理，不愿麻烦儿女照料。我们数次劝他安心休养、放宽心态，他依旧力所能及地打理家中琐事，一生不肯成为子女的累赘。最终，长年慢性病加重，身体机能全面衰退，辗转医治收效甚微，父亲永远离开了这片他眷恋了一辈子的故土。

风雨同舟，伉俪情深。父亲与母亲从青丝走到白发，携手走过五十六载春秋。没有华丽誓言，只有不离不弃的深情：年轻时，父亲服役、奔走村务，常年不在家，赡养老人、抚育三个孩子、耕种田地，全压在母亲一人肩上。父亲被病痛缠身，晚年十余载经常住院，心衰胸闷、失眠焦躁，偶尔控制不住脾气。母亲自己也常年体弱，却寸步不离地照料。年轻时父亲为全家遮风挡雨，晚年母亲带病相守兜底。56年的陪伴，把柴米油盐熬成了最朴素的深情，成了我们全家最温暖的底色。

平凡人生，风骨永恒。父亲的一生，走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阶段，人生轨迹与国家、农村的发展脉络紧紧交织。父亲虽已远行，可谆谆家训、高风亮节，却永世难忘、世代相传。⑤3

夏天的高度（外二首）

□ 张 灯

气温飙升

夏天，并没有发烧

它体温正常

那些蝉鸣

已踏上云头

不知道多少分贝

也许是夏天最嘹亮的歌声

植物也在拔高自己

趁阳光雨露充足

好像只有拼命爬上制高点

才能仰望成葱

雷雨过后

天空中那道七彩的弧线

更是无法跨越

夏天的高度，总令人难以企及

煮 夏

太阳把温度“调”到最大

天地间来一场免费的桑拿

不说人，时不时地

云彩也会汗如雨下

且煮一壶茶，滋润盛夏
就像酿一坛酒
总需要在高温里发酵
煮响一池蛙歌
煮开满塘荷花

夏天的云

有时候停下来摆弄纱衣
身姿轻盈
有时候一脸倦意
行色匆匆

一会儿遮天蔽日
一会儿没了踪影
夏天的云，没了主心骨
风说什么就是什么，任其折腾

夏天的云，很直白
也太矫情
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夏天的云，说哭就哭
它最怕的是闪电雷鸣
扯着千万根雨线
那些云，不知是谁放飞的风筝⑤3

我站在夏的尾声（外一首）

□ 朱宝莹

蝉声薄了，薄成半张信纸
是你没写完的那封
风一吹，缺了一个角

葡萄的紫红，不是忽然的事
像你咬开第一颗时
溅在手背上的甜——我没洗

叶子昨天落了一片，今天又落了一片
清晨推门，夏天的脚印拓在叶的背面
风在枝头翻了个身

黄昏，光线斜进窗格，一缕停在我鼻尖
这个夏天，已被称走几钱

蝉声断在半空，被一片叶子接住
夹进了你折角的那一页

抬眼，蝉声漫过黄昏
脚边那只露口的搪瓷缸，漂着
两片薄荷叶

蝉鸣从枝头漫过来，裹着
小村的黄昏
晚霞铺开一张红纸——
风还没来，夜还没到

秋老虎甩着尾巴
汗碱把蝉声熬得发稠
南风翻了个身，又闷闷地趴下

一只白鹭单腿立着
它吞落日的样子
像吞一颗烫嘴的糖
河面的血迹被夜幕收走

蝉声疏了，疏成几粒
抬眼，一盏盏灯亮了
替它们，叫了一整晚
我再抬眼，也没看清那人去了哪里

低 处

风从背后来，推着我
向教室窗外望去——
炊烟伏在低处
迟迟不肯升起

地面潮着
爷爷那把灰伞，豁了牙
顶棚塌着，替我挡着雨

奶奶掌心里，那只红溜溜的番茄
皮上细密的茸毛还湿着
她捧着，像捧着一块易碎的火

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伞开始漏雨
一滴 两滴
黑板上，慢慢酒开
两个水窝⑤3



大河岸边是故乡

刘 艺 摄

瓜香漫过旧时光

□ 单得安

三伏天，街道里瓜摊上，薄皮脆甜的麒麟瓜、墨绿圆滚滚的美都、淡绿椭圆的新红宝，还有大棚的小吊瓜，摆得满满当当。每次买两个回家切开，总感觉味道淡了些，再也吃不到那种沾着泥土、带着晨露的老家西瓜味道了。

1987年春季，家里种了二亩多的春西瓜。那会儿家里不懂种瓜门道，父亲就把舅爷请来打理。舅爷种了二十多年西瓜，是有名的瓜匠，伺候瓜苗最有经验。

种瓜之前，先往地里撒一层农家肥，再犁地、耙平、起垄开沟，把土整治得松软，才栽瓜苗。瓜苗刚种下时，舅爷时常过来瞧瞧，手把手教我们打理。等瓜苗长到三十天，就要压蔓整枝，这是要紧活儿，父亲干脆留舅爷在家住下。

主蔓长到三四十厘米，就得压蔓。舅爷拿拳头大的土块压住瓜藤，把主蔓固定住，免得春风一吹瓜蔓到处乱爬，耽误结瓜。整枝有讲究，只在主蔓上都留两条粗壮的侧蔓，其余细弱的蔓全掐掉，不掐养分，西瓜才能长得大。往后每隔五六片叶子，继续压蔓。整个春末夏初，舅爷天天守在瓜田里，浇水、压蔓等，一刻不肯闲。

等到主蔓长到十二至十六节，就能够留瓜。头一朵雌花结的瓜长不大，品质差，舅爷都会摘掉，留第二朵、第三朵雌花长出的小西瓜，长势旺、个头足。一根主蔓、两根侧蔓，都是只留一个瓜，不贪多。随后沿着瓜垄再追

施一次菜籽饼，瓜会长得更甜。

一到周末，我们堂兄弟五个就跟在舅爷身后，看他如何照料小西瓜。

瓜地靠着大路，庄里小孩爱乱跑，怕小孩子进去糟蹋瓜，西瓜长到四五斤重的时候，舅爷夜里就住在瓜地北头的瓜棚看瓜。我们几个小孩也想在瓜棚里睡，舅爷总笑着，说夜里蚊虫咬人，催我们回家睡觉。

舅爷还在瓜棚边上开出一小块地，种上各样小甜瓜，白皮瓜、花面瓜样样都有。等着西瓜成熟的日子，每到周末，舅爷就摘几个甜瓜给我们解馋，哄着我们不让跑进瓜地。

经过三十多天日晒雨淋，地里的黑皮西瓜慢慢熟了，普遍十斤往上，长得好的能到十五六斤。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放暑假，我们兄弟就缠着舅爷，想尝第一茬瓜。舅爷走进瓜田，伸手拍拍瓜，凭多年经验挑出熟瓜。用刀切开，瓜瓤深红，沙瓤多汁，一口下去，甜意直钻心口。最小的堂弟才五岁，贪吃，吃得肚子圆滚滚，那模样，让我们笑了好几天。

1992年7月，我师范毕业那年暑假，父母都没在家，叔家种了三亩多西瓜，我便去瓜地里搭把手，白天压蔓、拔草、浇水，夜里就在瓜棚里看瓜。那时候农村晚饭吃得早，天还没黑，我就坐到瓜棚底下，背对着落日，捧着《平凡的世界》静静看书。夏夜安安静静，伴着阵阵瓜香。

西瓜熟了，邻里互相搭把手，把瓜从地里背到地头拖拉机上。一百

多米的垄沟，脚下都是土块，每次能背三个瓜就很吃力了。卖瓜那天，我跟着叔叔开着拖拉机，去十里外的寒冻镇卖瓜。路边都是卖瓜的瓜农，收瓜贩子来回挑拣，说着瓜的毛病，拼命压价。叔叔看着一季辛苦种出来的瓜，心里舍不得，不愿低价出手。可日头越来越毒，看着车斗里晒着的西瓜，只能忍痛便宜卖了那车瓜。中午也没舍得买饭，把有裂纹的西瓜，在车斗上摔烂，吃了就算一顿饭了。

1994年刚放暑假，同事张老师找到我，说平舆县射桥镇他同学那西瓜价钱高，想和我一起收瓜去卖。我俩各自骑一辆自行车，一大早动身，骑行六十五公里，去打探行情。那边西瓜两毛到两毛五一斤，老家只有七八分钱一斤，除去开销，能挣点小钱。摸清行情赶紧往回赶，一天骑自行车来回，回到学校已是深夜。

第二天就回我家收瓜，手里没有本钱，只好和叔伯乡邻商量，先赊账，瓜卖掉再给钱。那年本地西瓜种得多，瓜卖不动，一天就收了七千多斤。原先说好的大拖拉机坏了，情急之下只能用小一点的拖拉机装运，车厢堆满，在上面又摆放了一层西瓜，还是剩下了两千斤西瓜，只好堆放在叔家门口，用杂草盖好，赶紧连夜跟车去射桥镇。

一路颠簸，赶到地方已是凌晨五点。喊上同学和同学父母，我们几个开始往院子里卸瓜，卸完瓜，已近中

午。几个年轻人累得浑身发软，躺在瓜堆边上休息，简单吃过午饭，就跟着同学父亲坐农用车走村串户卖瓜。

那时候农村很少用现钱，大多拿小麦换瓜，按照市价折算。天不亮就要装车出去卖，用化肥袋子背着送瓜；中午回来，再把换来的小麦一袋袋扛进院子。大太阳底下，我们几个人晒得黝黑，可也顾不上疲惫和劳累，得把瓜快点卖完，因为家里还有两千斤在门口晒着。中暑了就躲树荫下喝点凉茶；接连感冒两次，也是吃点感冒药硬扛；染上红眼病，抽空点上眼药水休息一会儿。我们收的都是新红宝，个头大、汁水足，乡亲们都乐意买。连着四天忙活，五千多斤瓜总算卖完。

又忙活几天，终于把第二车西瓜卖完了。卖掉兑换的小麦，除去路费、开销，又给同学父亲买些礼品，我们四个人每人分到一百三十元钱。算完账，同学父亲提议再拉一车西瓜回来卖，经过半个月不停收瓜、运瓜、卖瓜，我偶实在干不动了。不过还是帮忙收瓜、装好车，第三次把瓜运到射桥镇。卸完瓜返程的时候，我俩躺在颠簸的空车斗里，头顶草帽，竟然沉沉睡了过去。

三十多年过去了，盛夏，依旧能闻到西瓜香。如今西瓜种类多，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甜味不差，可我总惦记当年自家地里长出来的西瓜。那股甜，不单是西瓜本身，还有乡间松软泥土的气息。⑤3

